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九十五回 出廟外四人平試藝 到山上北俠昆奇才

《西江月》曰：自古能人不少，個個皆要虛心。能人背後有能人，到處自當謹慎。談劍幾乎被困，夜行又不如人。幸有北俠技藝深，才使老道相信。

且說老道遂把自己寶劍拉將出來，說道：「無量佛！丁施主請看，小道這裡有口寶劍。」丁二爺一瞅，老道的這口寶劍也是光華奪目，冷氣侵人，寒光的。二爺一瞧，吃驚非小，就知道老道這口寶劍也是無價之寶，自己連刀帶劍問了人家半天，老道一應答如流，說的是一絲兒也不差。不料老道又有這麼一口寶劍，若要接將過來說不出劍名，豈不被他人恥笑？暗暗的一急，就鼻窪鬢角見汗，無奈只可叫道：「歐陽哥哥，你看這口寶劍如何？」北俠心中暗道：「這都是你招出人家來了。你若不考問人家，人家必不考問於你。這就叫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腳。此時若有智賢弟在此，無論他什麼刀劍，他俱都識認。如今你把老道招將出來，我可實實不行。」丁二爺一瞧北俠搖頭，即知道是不好，又向展爺說：「你看此口劍如何？」展爺並沒用手接將過去，只是微微的冷笑，說：「好劍哪，好劍哪，好劍！此可真是寶物。」老道說：「請問，此劍雖微末之物，可有個名色沒有？小道在施主跟前領教領教。」丁二爺此時急的站立不住，張口結舌，這時候恨不得有一個地縫兒都鑽了。

展爺看他這般光景，心中不忍，連忙說：「道爺，此劍在道爺手中，是一口哇是兩口？」老道一聽，就知是大行家。老道說：「就在小道手中一口。」展爺說：「此劍乃雌雄二劍：此是一口雄劍，其名叫蟠虹；還有一口雌劍，其名叫紫電。既不在道爺手，可曾見過沒有？」老道說：「雖然不在小道手，見可是見過。提起來話長。當初那時節，相爺上陳州放糧的時候，在陳州看過一次。這天白晝之時，刺了安樂侯龐坤。到了夜晚三更時分，我親身去到公館，到底要看看這位陰陽學士怎麼樣的忠臣。將一到裡面，看見東房上一個，上房上一個，見包公在屋中端端正正坐，另一番的氣象。就聽上房上的人說：『好清官！』轉頭就走。我隨後就追，追來追去，追至一個樹林，他躡將進去。我在後面跟隨進去，原來是一個墳地。那人扭轉身軀，問道：『什麼緣故追趕於我？』後來我們兩個談論起來。他可是個綠林，這人極其好的人，姓燕叫燕子拖，就是陳州人。他有口紫電劍。」展爺說：「這麼些個年的事情，想不到說到一家來了。那日晚晌，東房上爬著的就是我，我在暗地裡保護著包大人。就聽見正房上頭說道：『好清官！』西房一人追趕下去，不知是誰，直到如今還納悶呢。但不知這個燕子拖，此人還有沒有？」

雲中鶴說：「此人早就故去了。」展爺問：「他的後人如何？」老道說：「他的後人，大大的不肖。此人叫燕飛，有個外號，人稱叫燭影兒，又叫白菊花。一身的好工夫，雙手會打鏢，會水。在綠林之中任意縱橫，到處採花。不拘那裡採花作案，必要留下他這個白菊花的記認。」展爺聽畢，說：「道爺，這劍早晚必要歸你的手中。這乃是寶物，總得有德者居之，德薄者失之。似燕飛這樣不肖之子，如何在他手中長久的？」老道一聽，說：「貧道也不能有那樣的福分。」

列公，這一段論劍的節目，一者為顯出雲中鶴之能，二則間為引出白菊花，為下文的伏筆。還是閒言少敘。

丁二爺此時也覺著心中好過了，他想著：「我們三個人橫豎沒有都著你考問住。」他倒把老道恨上了，說：「天氣不早了。」催趨著起身。老道把寶劍收入匣內。錦箋給大家碼頭，讓眾位搭救他家主人。教小老道看家。並不用開山門，幾位都是越牆而出。

到了外邊，看見山了，其實可是「望山跑死馬」。走了不多的一時，丁二爺就急了，上前道：「咱們這麼走，得幾時到了山？不如咱們平平的畫上一個道，誰也不許過去，全是施展夜行術。」拉齊了，「吧」一蹶腳，一齊按力走。不上二里，已經就把丁二爺、展南俠丟的後頭。北俠就覺著臉上發燒，暗說道：「不讓你們兩個人來，一定要來，輸給人家老道了。」北俠只管心中難受，腳底下仍然是不讓，可又不把老道丟下多遠，總贏著了他一步，也不多也不少。老道想著：「已然贏著那兩個，就算贏北俠了。他們淨仗著狐假虎威，以多為勝。」一看一步，一按勁就過了。無奈一件，可就是過不去。他見北俠一慢，他這裡氣往下一砸，腳底下一按勁，心想著就要過了北俠。焉知道北俠是久經大敵之人，已然三個輸了人家兩個，自己怎麼也是不肯讓他越過去。這一氣跑了四里地，再回頭瞧看展南俠，看不真切了。北俠假裝著歇歇氣喘，說：「道爺，我可不行了。我這肉大身沈，論跑實在不是你們對手，輸了輸了，實在不行了。」雲中鶴說：「歐陽施主算了罷，還是我輸。」道爺見他嘴中嚷輸了，腳底下不止，仍然是跑。老道也跑的歇歇氣喘，這才把步止住，說：「歐陽施主，我不行了。」北俠見他收住步，自己這才收住步，說：「不行了，可把我累壞了。道爺，咱們在這裡歇息歇息。」雲中鶴擦了擦臉上的汗，緩了半天，這才緩過這口氣來，暗暗的佩服北俠。

待等丁二爺、展南俠到，展爺說：「道爺，好精工夫！我弟兄二人實在慚愧，慚愧！」老道說：「那裡話來？要論工夫，還是歐陽施主。」北俠說：「道爺不要過獎了。」老道說：「這是夾峰後山，若要是走頭裡，奔寨柵欄門甚遠；若要由此處登山而上，極其省路。可不知歐陽施主，你走山路如何？」北俠說：「我就是怕山。」說的個雲中鶴歡喜非常，暗道：「平坦之地雖然輸給北俠，設若山路贏將回來，也轉轉面目。」

北俠一看說：「沒有道路，如何上得去？」雲中鶴說：「無妨，我在前邊帶路。」北俠只可點頭，說：「道爺，你可慢慢走。」老道指了南俠他們道路，順著邊山撲奔寨柵欄門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是北俠、雲中鶴。老道在前，北俠在後，見雲中鶴「嗖」的一下，躡上約有八尺多高，回頭叫著：「歐陽施主！」北俠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，說：「這還了得，又沒個道路，沒有安腳的地方，如何上得去？」雲中鶴一聽，更覺著喜悅了，隨走隨叫，後來直聽不見聲音了，雲中鶴就知道將北俠離遠，自己蹭蹭的直往上爬。□程爬了約有七程了，他料著北俠爬了連二程沒有，又大聲音叫道：「歐陽施主！」忽聽見他腦門子上頭有人答話，說：「魏道爺！我在這呢！你怎麼倒在底下，我反倒走到你頭裡了呢？」

雲中鶴翻眼往上一瞧，就見北俠離著他總有□丈開外，暗暗付道：「他怎麼上去的呢？哎呀！我上了他的當了！別人說過，他是兩隻夜眼。他如果生就兩隻夜眼，我如何是他的對手？」北俠那裡說：「都是魏道爺你出這個主意，咱們走山，走得我口乾舌燥。這個酸棗樹上有乾酸棗兒，我在這裡吃哪，甚是解渴。道爺，你上這裡來也吃點兒解解渴。」雲中鶴說：「我不行。」論走山，雲中鶴沒有個敵手，可巧遇見北俠了。北俠這個爬山，是在遼東地面練的。那裡的賊聚眾就搶，一遇官人就跑，就往大山大嶺上跑，一過山嶺就是好人。北俠作守備的時候，衙門後頭有座大山，每天早晚淨練跑山，練的跑山如踏平地一般，官也不作了。如今魏真拿跑山贏北俠，如何行得了。再說北俠是三寶護身——一世童男，寶刀，夜眼；雲中鶴是二寶護身——一世童男，一口蟠虹劍，不是夜眼。

兩個人到了一處，一同的再往上走。北俠又告訴：「道爺，叫著我點兒。」魏真不信了。到了山頂，北俠特意叫魏真瞧瞧他這個眼力如何，手搭涼棚，往對面一看，說：「那邊黃琉璃瓦，那是什麼所在？」老道說：「你把黃琉璃瓦都看出了，真是夜眼。那個就是玉面貓熊威的後寨，就是他妻子住的所在。」北俠一聽，一皺眉說：「既是玉皇閣，怎麼又說是他妻子住的所在？」魏道爺說：「這件事情，那個兄弟實在的辦錯了。」

就皆固熊賢弟上廟中去，一日沒回山。賽地鼠韓良他想著，有嘍兵，又有他嫂嫂在前寨，男女混雜，實在不便。他就將玉皇閣的神像派人搬出去，扔在山澗，就把玉皇閣搶了一個後寨，讓他嫂嫂那里居住。待我送我盟弟回山，他已然把那事都辦妥當了。待我看見之時，我說你這是一大錯處，我勸我盟弟斷不可教我弟妹居住。據我看著，他們日後要遭橫報。」北俠說：「這個人也就太渾了。」不然，怎麼後文書二盜魚腸劍時候，在圍城子裡頭先死了個玉面貓熊威，又死了個賽地鼠韓良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說的是二位隨說隨走，過了一道小山梁，就到了後寨。雲中鶴說：「咱們不可打此處進去，緣故這裡有弟妹居住。」北俠說：

「你在前邊引路。你說從何處走，我就跟著你何處走。」兩個人貼著西邊的長牆，一直的正南走了半天。雲中鶴說：「由此處進去。」兩個人躡上牆頭，往裡一看，並無行走之人。飄身下來，雲中鶴在前，北俠在後，直到了聚義分賊庭的後身。雲中鶴用手一指，低聲說：「到了，就是此處。」兩個人躡上房去，一躍脊，躡在前坡。二位爬伏在房上，伸手把住了瓦口簷頭，雙足一踹，兩腳找著了陰陽瓦隴。往下探身一看，天氣已熱，正看見屋內三家寨主：正居中的是玉面貓熊威，七尺身軀，一身素緞衣襟，面若銀盆，細眉長目，鼻直口闊，正居中落座，倒有一團的威風；上首一人，青緞衣襟，身長六尺，面賽薑黃，立眉圓眼，面形小，菱角嘴，已然酒到□分，賽地鼠大醉；再瞧過雲雕朋玉，身材矮小，可是橫寬，一身墨灰的衣裳，面似新磚，粗眉大眼，獅子鼻，火盆口。他那裡嚷說：「二哥！你作的都是什麼事情，要讓老道知道，咱們全都得死。再說這裡頭有婦女，咱們哥們也不要這個名氣。」賽地鼠說：「又沒難為婦女，交給嫂嫂了。要愛他們，就留下使喚；要不愛他們，就將他們放下山去。」正說間，由後邊跑過兩個人來，嚷說：「寨主爺！可別殺那個相公，是咱們的恩人！」若問是什麼恩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